

云外天都

YUNWAITIANDU
WORKS 著

暴君的 宠姬

de Baojun
chongji



云外天都
YUNWAI TIANDU
LOOKS

暴 的 鬼 母 姬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暴君的宠姬/云外天都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104 - 03324 - 0

I. ①暴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6140 号

暴君的宠姬

策 划: 宋宝强

责任编辑: 左灿丽

特邀编辑: 轻 言 时子欣 肖 瑶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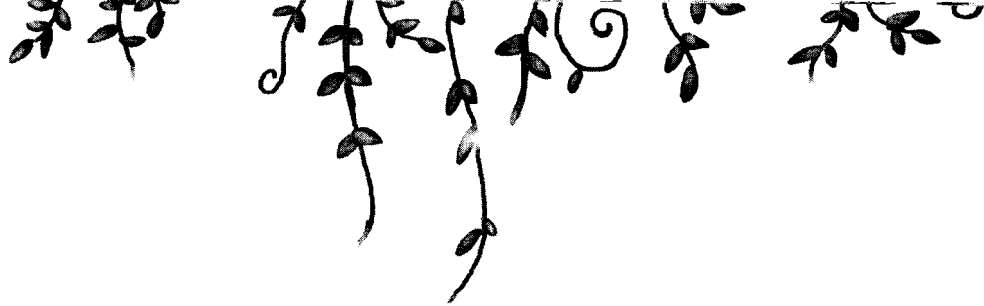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340 千
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3324 - 0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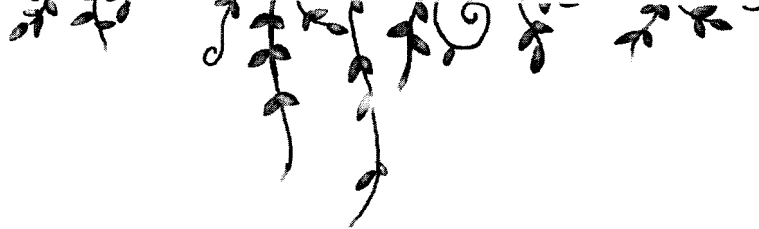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- 第一章 / 1
 奴婢知错了
- 第二章 / 17
 西宁王的手段
- 第三章 / 35
 斗狗
- 第四章 / 53
 我们来赌一把
- 第五章 / 72
 西宁王有私生子
- 第六章 / 91
 从早到晚看着你
- 第七章 / 108
 古刹硝烟
- 第八章 / 126
 八千岁的秘密
- 第九章 / 145
 算你棋高一着



目 录

- 第十章 / 166
冰蓝王子选美女啦
- 第十一章 / 184
入得王府尽调戏
- 第十二章 / 203
身患绝症的南福王
- 第十三章 / 223
你是我的一世挚爱
- 第十四章 / 244
完美形象的破碎
- 第十五章 / 265
白鬼食人心
- 第十六章 / 288
隐国失落的血脉
- 第十七章 / 310
中你一世美男计



第一章 奴婢知错了

西宁王府，是一处砌金镶玉的所在。门口有两只大狮子，非常的威风，经常凛凛地望着路人。每一个从王府前走过的人，都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，不敢多做停留。而且，今天，从王府内的下人们之中传来消息，王爷心情不好，非常不好！连门口那两名守门人都绷紧了脸，不敢多露笑容！可见，王爷的心情确非常不好！

有那么两个不怕死聚在一起八卦，了解内情的那个掩嘴一笑，私底下偷偷地道：“知道不，咱们的西宁王啊，最近比较倒霉呢！”

另一个就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先头那个就鬼鬼祟祟的周围望了望，又掩了嘴，嘻嘻一笑：“你知道吗？他戴了绿帽子了，而且戴了个尽人皆知！”

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白玉铺就的前堂之上，跪了一名女子，身着丫环的服饰，在前堂垂着头。旁边有两名仆佣手持了家法刑具，随时准备着上前行刑，堂上坐着的是满脸怒气的西宁王，其余众人严阵以待！



好一派威严威风的前堂会审！

“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不应该自认为秦妃娘娘处于危难之际，在门外大呼小叫，引得人人前来救护，应该先搞清楚事情的实际情况，搞清楚之后，就应该默不作声地站在门外为秦妃娘娘守门，这才显示了奴婢作为奴婢的职责，奴婢是不应该多管那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闲事的……更不应该不加通报就闯了进去，应该在秦妃大叫之时礼貌地问她，可否让奴婢进入救护……”

泪红雨跪在地上，那认错的话如长河落日般地倾出，脸上的神情可感天可动地，盈盈如水的大眼睛含着一泡泪，将流未流，瘦小的身躯微微颤抖，如风中摇摆的柳枝，让人看了，止不住地心酸心伤心生怜悯！

她抬起头来，眼神闪烁地瞅了西宁王一眼，那将落未落的眼泪还是将落未落。

下人们屏息静气，排成两排，大气儿不敢出，个个儿敛眉垂颈。

堂上坐着的西宁王齐振非身形高大，面如刀削，薄唇剑眉，浑身上下充满了富贵霸气，而他的儿子齐临渊，则纤瘦高挑，面容秀美，虽只有十多岁的年纪，却比一般这年纪的男童高了很多！

西宁王正处理着这个犯了错的‘奴婢’呢！

这奴婢见西宁王英俊的脸孔板得如铁板一样，眼中颇有怒气，便小心翼翼地低下头，还伏低两厘米，以示对主子的充分尊敬，继续认错说道：“秦妃没出声，我也应该等等再进去，不应该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进去，进去也就罢了，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还要瞪大了眼睛仔细地看，仔细看不止，还要大惊小怪地叫了出来，叫出来不止，还问娘娘为啥藏了个不是王爷您的男人在房内，这就太不应该了……”

满屋满厅的人听了，大气不敢出，连呼吸声都减弱了不少，个个儿心想，她这是认错吗？个个儿又忍不住偷偷地向泪红雨望了过去，看见她在地上伏低的身形，就差点儿趴在地上做一个巴儿狗了，不错，看样子是在认错，不是在给王爷添堵！

虽看不到泪红雨的脸，但大伙儿都知道，她的脸是绝色的，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缺陷，使得这张脸有了一个极大的破绽，一个让人看了，只会心浮气躁，恨不能毁了这张脸。至于为什么，后面再说！

西宁王听了这番话，英俊的脸上浮现一闪而过的怒气，随即，他反而笑了：

“听了你这番话，本王倒还要奖赏你护主有功？”

众仆人听了，皆觉得王爷就是有气度风度！到底是做大事的人，自己戴了个绿油油的绿帽子，都能心平气和，不见丝毫火气，如果是我的老婆被这丫头撞破好事，还让满城的人都知道这件事，让自己成为满城民众的笑柄，我！我！我！不如死了算了！

泪红雨在地上磕了一个头，微抬起头来，眼中的泪水终于滴了下来，淹死了地上行走匆忙的几只蚂蚁。

她继续装作垂眉低眼，很是为王爷分忧的样子：“王爷，奴婢可不敢向您要求什么赏赐，奴婢所做的，是奴婢分内之事而已，身为王爷的奴才，为主子分忧，是奴婢应该做的……当然，王爷为了显示您办事公正，而有所赏赐的话，奴婢也不会拒绝的……这拒绝了，不显然驳了王爷您的面子吗？”她还在后头加了一句，“这王爷的面子可是天大的面子，在这西宁府的地头儿，可比那皇帝的屁……面子还大！”

众人皆听出了她最后一句话中的意思，强忍着笑意。

小世子齐临渊听了，自然没笑，一声冷哼，使得这屋里面的温度又降了不少下来，尤其是看到她讲这番话时那脸上的模样，心里不由自主的升起了一阵厌恶。

他道：“你明明就是故意撞了进去，叫得前院的人个个都跑来看我们王府的笑话，偏偏还诸多口舌，抵赖耍滑，来人啊，叫人用家法侍候这个贱人！”

那两个手持家法的仆佣，早等得不耐烦，闻言，上前了几步，可惜，西宁王没有出声，他们看了看，只好又后退几步。

泪红雨的眼泪继续往下流：“小世子，您可就冤枉我了，对小世子您我可一向都是您指到哪，我就奔到哪儿的，绝对比那巴儿狗好使……这件事儿，如果不是您提醒得当，让奴婢去秦妃的屋里，我又怎么会刚刚好立了这么一个大功？正因为小世子的英明神武，颇有先见之明，奴婢才刚好立下这么大一功劳，王爷，您如果有所赏赐，就赏给小世子吧！”

她很有礼让精神！

西宁王听了，眼光冷冷地扫向站在自己身边的小世子齐临渊，齐临渊望见他爹寒意森森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畏缩了一下。

既然做了，齐临渊倒不会死不认账，他的嘴角扯出一个笑容：“只可惜，这

么大的一个功劳，倒让你办了个尽人皆知！”

他本来设下圈套，让泪红雨去秦妃的屋子里，让她撞破秦妃的事儿，好让秦妃杀人灭口，这种事，他做了不少了，反正父王的妃妾多，父王又从来没把哪一位放在心上，死了一个，还可抢上上百个，被抢的人还个个儿心甘情愿，即使开始没心甘情愿，事后也会心甘情愿……除了泪红雨……当然，他知道，父王抢她的时候，做得过头了一点，杀了好几个她身边的人，可父王也没想到，抢了个歪嘴美女，不讲话的时候，的确是美到了极点的，可一讲话，真正是惨不忍睹。可谁曾想，不知为何，杀人没灭到口，倒让泪红雨大声嚷嚷起来，其声音之大，可媲美鬼哭狼嚎，整个院子里的人，都听到了这鬼哭狼嚎，于是，这后院的事儿，以惊人的速度传到了前院，也传到了当时正在宴饮的文武百官的耳中，西宁王虽只是一个藩王，但却是一个大齐最大的藩王，他的境内，体制齐全，百官齐备，这一天，正是他以酒肉美女联络腐蚀朝廷派来的各处官员感情的好日子。

于是乎，他的父王丢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脸……那个，绿帽子戴就戴了吧，还戴了个尽人皆知，这叫个什么事儿？

西宁王的脸上，还是平淡如水：“既然这样，你要赏赐，本王就给你赏赐，那听雨轩的大餐颇为好吃，本王就赏赐你入那听雨轩一趟！”

所谓的听雨轩大餐，意思就是，竹片炒肉，辣椒烩舌，十指奉茶……听雨轩，顾名思义，但听的雨不是那天上下的雨，是由人血所制成的雨，进入听雨轩的人，出来之时，总会少一点血液皮肉的，不死也会脱一层皮的！

泪红雨道：“王爷，奴婢犯了什么错，要王爷下这样的命令？”

她的脸上满是茫然无措！

西宁王咧着嘴，吸了口凉气，仿佛牙痛一般的笑了一下：“莫非，你还要本王仔仔细细地解释给你听，你犯了什么错？”

泪红雨把满眼的泪水收了一收，众人皆听到了震天的抽噎声感叹道，她悲伤得很啊！

泪红雨道：“奴婢自然不敢叫王爷解释给奴婢听，您贵人事忙，可是那听雨轩大牢多有臭虫蟑螂，满屋子的血腥味儿，奴婢只是一名弱女子，又怎么能与它们为伍？”

西宁王的牙更痛了，俊美而霸气的脸颊有几分扭曲，和颜悦色地道：“那么，要不要本王派人给你住的那间牢房清理清理？”

泪红雨可怜兮兮地抬眼望了西宁王一眼，眼中波光潋滟，绝色的脸上泛起少许红润……如果忽略她一讲话，嘴有点儿歪，口水有点儿下流的话，她的确是一个美得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西宁王的后宫没有一个人有如此的美色。

泪红雨道：“如果王爷能拨冗请人清理一番，那么奴婢当然是求之不得，奴婢住在牢房之中，都会感谢王爷的恩赐，每天遥天三拜，以答谢王爷……”

遥天三拜，拜死人吗？

小世子齐临渊他怒喝一声：“泪红雨，您想父王死吗？”

西宁王听了，脸色更沉，望了一眼身边的儿子，阴沉沉的脸色如拨云见日一般露出了笑意，他道：“泪红雨，那听雨轩大牢，本王一定会让你住得舒舒服服的！”

说完，大厅里面的人都听到，西宁王的指节发出嗒的一声，这是他双手紧握、怒气腾腾的结果。

泪红雨听到了西宁王手指发出的响声，脸上带了惶恐之色：“奴婢知错了，虽然奴婢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但王爷既然说奴婢错了，那么奴婢就是错了，看奴婢把王爷气得，王爷您可千万千万别气坏了身子骨，要知道，您可是奴婢的天，奴婢的地，奴婢的衣食与银包，您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奴婢可怎么办？”

她用衣袖擦了擦眼角，讲这么多话，歪着的嘴又流了不少口水下来，眼睫毛如扇子一般的在眼睛之上忽闪忽闪的，眉眼如画，可偏偏歪了个嘴……她又抽噎了几声：“王爷，奴婢虽说无名无分，可到底也是王爷您的女人，如果您真的一命那个什么的，奴婢可万死不能辞其一，那以后，奴婢在王府里的日子，可真就是度日如年了……”边说，边感叹，再配上她的表情，自是惨不忍睹。

泪红雨望着西宁王衣摆下的脚尖，用颇为诚恳的语气说道：“王爷，奴婢惹恼了王爷，而且，让秦妃娘娘无辜丧命，死在了您的手上，奴婢虽然还是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，但是既然王爷的爱妃由于奴婢的大喊大叫而丢了性命，奴婢也颇感对不起王爷，可是，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女人如衣服，王爷您有无数件衣服，这一件既然没了，那么就穿另外一件，您瞧，跪在您面前的这位，我，不也是一件极好的衣服，话说了，奴婢我都来了王府两个月了，也没有见您招奴婢侍寝，您抢了我来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不如您别送我进那听雨轩，把奴

婢当成您其中的一件衣服，也考虑穿上一穿？”

西宁王听了，终于知道有一个故事里面所讲的，咬了一半的苹果，可苹果里面有一半的青虫是什么意思了，他的心底，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可是，一股赞赏之意却不由自主的从心底升起，不得不承认，他从未见过女子有这么一份处变不惊的才智。

只可惜，她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也许她自己并不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为了那个计划，他才不得不把她抢了过来，她的身后，是那个人物，那个让大齐朝廷头痛之极的人物。那个人物唯一的软肋，就是这个女子！

在没有引出那人之前，他不能处置她！

他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不必多说，入了听雨轩，本王倒要看看，你是否还有这么多话？玩这么多手段？”

她垂下眼眸，还是那种恭敬无比的神色：“王爷，奴婢说过，奴婢如王爷手上一只小蚂蚁，王爷的食指与中指一捏，就把奴婢给捏死了，奴婢岂敢在您英明神武的眼珠子底下玩弄半点手段，对了，奴婢还是得提提这穿衣服……哦，侍寝的事儿，奴婢都来了这王府两月有余了，您还没招奴婢侍寝呢，奴婢虽然是被您抢来的，可也希望得到您的宠爱不是？以后的日子也好过不是？也希望人家叫奴婢一声夫人不是？以后如果生有个一男半女的，在这王府的日子也好过不是？”

她抬起眼眸，盈盈如水的大眼睛，满是柔情，西宁王堂堂七尺男儿，被她的眼眸一瞧，又被她歪嘴的模样、下流的口水一刺激，心里头不由得升起一阵厌烦……厌烦之下，又想发笑！

泪红雨边说着边想，夫子一定会来救她的。

她相信，某一天晚上，她的夫子会突忽其然的站在她的床前，优雅的一笑，嘴角上弯，道：“小雨，你被抢了，依然乐不思蜀吗？跟不跟我走？今儿个晚上，老黄头可有只醉香鸡等着，我们一起去蹭他的一顿！”

讲这话的时候，夫子的眼神邪魅，仿若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……虽然，他有一脸的大胡子！泪红雨常常想，自己夫子那双眼睛，是不是长错了地方？又常常想，夫子大胡子的后面，是一张什么样的面孔呢？记得小时候，某段时间，她非常的调皮，常常这么想，如果我拿到把刀，把夫子脸上的大胡子剔了，会怎么样？

当然，这种情况，她从来没敢实行，不管她多么的小心，走到夫子十步远的地方，总能把他惊醒，慵懒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小雨，你又想被打屁股了吧？”

这个时候，她总感觉自己的屁股火辣辣的痛。

她多么的怀念自己的小山村，怀念山村里的人笑闹打骂，夫子长声大喝：“小雨，今晚去老铁家吃饭，记得带齐碗筷！”

泪红雨在这里胡思乱想，却不知道，西宁王心潮起伏，他是一方枭雄，从小到大处于争斗之中，自然知道她在故意挑起他的怒气，她的神色恭敬非常，面若芙蓉，卑微的表情衬上这芙蓉之色，任何一个人见了，都会对她产生同情，可他却想知道，她那绝色的面容之下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

他在屋子里踱了几步，看到了墙角竖立着的那面大镜子，镜子里面，是一个玉树临风的身影，满脸的霸气，无人能在他面前玩什么花样。

除了那人，有人说他“彼其之子，美如玉”，优雅俊美，而有人说他粗鲁于乡下汉子，满脸的胡须，没有人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可是，他却潜伏于大齐内，操纵着大齐上下或明或暗的势力，西宁王好不容易得知了他的一个弱点，就是这名叫泪红雨的女子，损失了几个好手，将她掳劫了来。

他的臣下，面对着他的时候，是害怕的，怕他突如其来的脾气、变幻莫测的心思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，可是，他能控制所有人，却不能控制她，他能掌握所有人的心思，却摸不透下面跪着的这名女子的心思。

她言语恭敬，礼节周到，头上戴的，是他赐给她的首饰，身上穿的，是他给她的锦衣华服，让人挑不出一点儿错处来，可是却暗行诡计，使他防不胜防，就像这场王府宴席，本为招待西宁郡各处官员所设，目的是为了联络各处，可是到头来，却成了一个笑话，西宁王的宠妃秦妃在后院与人私会，偏偏还吵闹得尽人皆知！

事后，小世子问西宁王：“父王，她只不过是您从蛮荒之地抢过来的一名女子而已，为何父王对她总是百般容忍？”

西宁王没有回答他的话，道：“你难道忘了我们的初衷，为了引出那人，我们只有让她放肆下去？”

西宁王所有的朝政大事，并不瞒着齐临渊，他一直在有意识的培养他。

听了父王的话，年少气盛的齐临渊道：“父王，您那么害怕那人吗？需要采取这样的手段？”

西宁王冷冷地望了他一眼，道：“王儿，你难道不知道，所谓手段，只要用得适当，就是有用的手段吗？你同情这个女子，何不想想那人在大齐翻云覆雨？我们大齐，是姓齐的人的大齐，并不是他的大齐！”

泪红雨被关在听雨轩大牢已经有一个多月了，这一个多月中，牢中的牢头换了两人，据衙役们讲，是因为与她讲话太多，引起了上面的猜忌！

可西宁王声称的听雨轩大餐，她倒一次也没尝到，这是不是说明，泪红雨运气还是挺好的？

自从换了两批衙役之后，她在牢房里的日子就比较难过了，因为，谁都不愿意和她讲话，连巡视的衙役都一样。

这不，来了两名衙役，手扶腰刀，耀武扬威，在牢房内巡视着，泪红雨心想，可终于有人过来了，可以聊聊天了，可谁曾想，他们离得远远的，扫了她这边一下，直接对她予以忽视，就回了头，摆明了不想到她这边来，当她这儿是鬼地，她忙叫道：“牢头儿，这边，您还没巡呢！”

他们肯定是听见了她的话的，可是，他们一转身，步调是那么的整齐，向牢门口急走，而且越走越快，她再叫了两声，越叫，他们走得越快！

她明白了，他们得到了上面的指示，摆明了不想理她，要把她憋死了。

她看到牢房里的灯光忽然之间明亮起来，几名太监提着宫灯走在前面，凑拥着了个暗红色的身影走了过来，西宁王终于来了，他如常一般微微而笑，踱将过来：“本王这次来，带来一个好玩的东西，要与泪姑娘同赏，不知泪姑娘可有兴趣否？”

牢房门被打开，泪红雨被提了出来，手脚镣铐除下，还有人帮她搬了一张椅子，她向西宁王点了点头，悠悠地坐下。

西宁王朝她看了一眼，挥一挥手，忽然之间，走进几个衙役，每人手中或提一个铁栅，或提几块铁板，或拼或装，几拼几凑，凑出了一个铁笼，铁笼有两人大小，铁笼下面架起了柴火，铁笼上面底层铺有铁板。

泪红雨见了不由得心中一沉！

牢房之内暗影沉沉，西宁王摇了摇折扇，慢悠悠的一笑，道：“泪姑娘入听雨轩几天，都未尝过听雨轩大牢的大餐，本王今天过来，就给姑娘带来一个大餐，红烧雀肉，望泪红雨姑娘慢慢享用！”

泪红雨听了，脸色更白，仿如透明一般，她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望着脚下，只轻声答道：“谨凭王爷吩咐！”

西宁王看了看她的脸色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莫非泪姑娘以为本王竟以姑娘为菜？姑娘猜错了，本王说了，请姑娘欣赏制菜，姑娘自是在旁参观之人，瞧瞧，姑娘也有胆小的时候，吓得血色全无，真让本王心疼！”

说完，仿佛颇为解气，又是哈哈一笑，一众侍卫衙役听了，人人皆想，主子什么时候如此恶趣味？

泪红雨这才舒了一口气，脸色由白转红，心想，吓我一脑门子汗，还以为那铁板铁笼是为我准备的，原来却不是……她从鬼门关徘徊了一圈回来，庆幸一翻，脸上透明般的白色终于转红，脸上也现出笑意，站起身来，向西宁王行了一礼，是真心的恭敬，口歪嘴斜地道：“多谢王爷！”

西宁王虽欣赏她的才智，可并不欣赏她自己制造出来的毁容面貌，他嫌恶地望了一眼她嘴角流下的口水，转过头去，不再理她。

泪红雨这才彻底放下心来，看着两名衙役押着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进来，那个身影单薄、纤瘦，竟有几分相似小世子齐临渊的身形，她不由心中一沉，她知道，这道红烧雀鸟，烧的，居然真的是鸟，画眉，一个隐身于小王子身边的杀手，闲时保护小王子，有难之时戴上人皮面具代替小王子现身的杀手，最重要的是，她认识这个杀手，这个处于黑暗中的杀手，是她在西宁王府唯一的相识。

西宁王看了看她的脸色，心不在焉地问道：“泪姑娘必定知道本王为何拿他来做菜？泪姑娘倒真是好手段，连本王的杀手，泪姑娘都有本事收买，秦妃那里，不是有了他的帮忙，泪姑娘又怎么会躲过那如蝗的飞丁？”

秦妃偷情，又怎么不做好防备？当日，泪红雨一踢开那秦妃的房间，就有暗器射到，可那暗器却被一把细若飞芒的芒针打落，更奇的是，这细若飞芒的芒针打落那飞蝗之后，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她原以为没有人知道，却想不到，还是被西宁王查了出来。

泪红雨望着那瘦小的身影，那身影在将被送入铁笼之前，忽然抬起了头，望了她一眼，那一眼深沉、幽暗，那是长期处于黑暗之中的人的目光。

铁笼被关起，木柴在铁笼之下燃烧，她看见画眉的脸上，渗出斗大的汗珠，他的脚上，早已被除下了鞋子，她看见他的脚发出阵阵的焦臭，他左右交换着

双脚，在笼子里面蹦跳，泪红雨知道，他的武功，已经被废，要不然，以他的身法，悬在半空之中，也不成问题。不一会儿，铁板已经烧得通红，连铁栅都慢慢变成红色，画眉就快成一只死雀了。

那铁笼之下的烈火还在烧着，没有西宁王的指示，没有谁会撤走那铁笼底下的柴火，眼看那画眉就快支持不住，泪红雨眼见如此，心中着急，却无计可施。

她不知道还能怎么样，只有不断的求告与挣扎，可西宁王不为所动。

眼睁睁地看着画眉的生命将尽，她却不能救他。

她忽然停止了求告与挣扎，牢房之中静了下来，只听得柴火燃烧的声音，众侍卫放开了她，她的脸苍白如此，看着吊在铁笼之上的画眉，双泪长流，却不发出声音……不讲话的时候，她确实是极美极美的！

这时候的她，真如带雨梨花，洁白的花瓣之上，挂着一串玲珑的洁白的珍珠，望之让人心软，一众侍卫都不由自主的心存怜悯，西宁王看着她满面的泪痕，心潮起伏，她的眼中水汽升腾，水汽在黑如点漆的眼眸之中凝结，汇聚成一颗颗斗大的泪珠，滚落下来，挂在洁白的面颊之上，西宁王见了，仿佛心底的角落之处有一根弦被微微拨动，他想，为什么，自己会不由其然的一阵心软？

他想忽视她眼中的泪水，却终于一挥手，叫人撤了那燃烧的柴火，冷水烧在铁板之上，冒出丝丝热气，牢房之中，充满了水蒸气，水汽散后，那画眉蜷伏在笼角，两名侍卫提起他，把他与泪红雨关在一起，西宁王却自始至终没有再出一声，率众走了出去，直走到牢房外面，才道：“为何，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相遇？”

在西宁王心底，与她相遇，只不过是引出了她身边的那个人，这一刻他的心虽然已动，但是，他却知道，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心动，在他的心底，没有什么事比铲除那人重要。

他们相遇之时，泪红雨身着蛮装在跳着舞，与几个年轻人嬉笑打闹，那个小小的山坡鲜花满地，她身处野花之中，仿佛花之仙子，西宁王的后宫，无一人有她的姿色。

听到牢门落锁，四周寂静无声，泪红雨才走向画眉，她看见，他的身上伤痕累累，脚板已烤成黄色，上面全是水泡，她拉开他的手掌，手掌中央有一道

极深的红印，看来，也是被那铁笼烫伤。

画眉紧闭双眼，看来昏了过去，仿佛受了伤的小动物一般，静静的，无声无息，他没有齐临渊脸上那无处不在的睥睨一切的神态，不论何时见到他，他的脸上总是挂满了警惕之色，仿佛在林间行走的野猫，既要捕获猎物，又要防止自己被捕，如今的他，即使昏迷，依然紧皱着眉头！

同一张脸，却有如此不同的遭遇，一个贵不可言，一个贱如泥土，一个对自己仿若仇敌，一个却因为自己一时兴起的善举，而暗中保护自己！

其实那善举，也不过是有一次看他独自观月，他刚好戴着小世子面孔的人皮面具，以为他是小世子，于是上前搭讪，交流感情，好让小世子不把自己当敌人，谁曾想，小世子没联络上，倒联络上了这么一位杀手。事后才知道，这位杀手，还是一位顶级的杀手，六亲不认的杀手，画眉深浅入时无，他杀人的时候，就像画眉一样深深浅浅，可快可慢，想怎么杀就怎么杀，有时候一刀毙命，有时候却可以杀上十天八天的，两人闲话之时，画眉浅浅道来他杀人的手法，吓得泪红雨颇为后悔不应该随便乱搭讪，可是，既然搭上了，要甩脱却很难，更何况，对方是一名幽灵般的杀手，这代表着，你得小心翼翼，千万可别得罪了他，也千万别表露出嫌弃的样子，因为，他可以无时无地的出现在你的面前。

泪红雨看了看他的伤情，知道他恐怕伤得不轻，可苦无药物治疗，不由得心中暗急。

画眉微微地睁开了双眼，望着她：“你不用担心，只要有盐水，我自会慢慢地好了的，以前，比这个还重的伤我都受过呢。”

泪红雨道：“别怕，夫子会来救我们的！”

画眉好奇的问：“夫子是谁？”

一瞬间，泪红雨眼眸之中柔光顿现：“夫子，就是夫子，他会来救我们的！”他沉默不语，暗想，夫子，对她来说，应该是一个极重要的人吧？

一天一夜了，除了送饭的聋哑人之外，这间牢房没有人进入，别说盐水了，连水都没有，更严重的是，这画眉手足之上的烫伤慢慢地流出黄色的水，伤口开始溃烂，如不及时治疗，手脚都会被废，泪红雨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可画眉却安之若素，仿佛这身体不是自己的，只微微而叹：“如果我的武功未废，这小小伤口，转眼就能痊愈。”

泪红雨终于明白，西宁王为何不顾男女有别，硬把画眉塞入了自己这间牢房，却原来，是出了个难题给她，考验她的同情心不止，还考验她忍受蟑螂骚扰的能力。

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人的地方，泪红雨才能兴风作浪，如今，泪红雨的身边只有这半死不活的画眉，沉默是他的常态，打坐是他的形态，所以，她无可奈何，绞尽脑汁，也想不出应该怎么样求得盐水与药物，眼看着画眉日渐萎靡，手足日渐溃烂，泪红雨心想，难道，真的要看到他死亡吗？

她只有向天祈祷：夫子，您为什么还不来救我，我虽然时常与你怄气，时常偷拿你的金银珠宝，除此以外，倒也没有多大的罪过，你为什么不来救我？

牢门声响，又有人走了进来。

几个人鱼贯而入，前面一个，踉跄几步，显见是被人推了进来，泪红雨先看到的，是一个人的大头，长发垂面，乱如堆云，一身罗衣，很显见，是一个女人，而且，是一个很美的女人，正是泪红雨在王府的情敌之一，晋妃娘娘！

跟着，又被推进来一个女人，依旧长发垂面，一身白色罗衣，也是一个很美的女人，又是泪红雨的情敌之一，林妃娘娘！

泪红雨吃惊的想，西宁王把他的后宫搬到了牢房吗？泪红雨眼睁睁地看着三位侧妃，晋妃、林妃、陈妃入住牢房之中，顿时之间这牢房之中充满了莺声燕语，唉声叹气，阴暗潮湿的牢房之中散发出淡淡的脂粉香味，倒也掩盖了不少画眉身上的臭味。

泪红雨心想，这西宁王只差没把自己搬入牢房了，莫非这西宁王有一些变态，嫌在金碧辉煌的后宫之中与众妃们不能尽兴，而把这粉色战场搬到了牢狱之中？可细看之下，三妃个个精神委顿憔悴，显然事情不是自己所想的那么充满了浪漫的旖旎风光。

泪红雨感觉有义务向各位狱友打声招呼，以备日后好相处，问道：“晋妃娘娘，您为何被投入牢中？”

晋妃娘娘抬起头来，脸色惨白，她恶狠狠地望了泪红雨一，让泪红雨遍体生寒，她这才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，这一切，都是拜你所赐？”

奇哉怪也，我自己都身陷牢狱，这又关我什么事？

泪红雨见在晋妃那里讨不得好，又转头向林妃娘娘，还没开口打招呼，那